

古今趣话

袖珍旅游快读



3
B
夏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女赌王.....	(1)
名导演趣闻.....	(15)
秦陵将军俑头被盗案.....	(20)
一个采访风云人物的风云人物.....	(26)
竞选总统的女华人.....	(30)
世界超级骗子.....	(33)

• 名人趣话 •

邓小平和蒋经国曾同在苏联留学(40) 柳亚子开除蒋介石的党籍(41) 张恨水和周恩来、毛泽东的交往(42) 周总理关怀李鹏成长(44) 《国际歌》引起的一场官司(45) 周恩来下棋胜老蒋(46) 张大千轶闻趣事(47) 罗斯福锐眼识凶手(50) 世界上最富有的妇女——英国女王(52) 美国总统的黑皮包(53) 曹雪芹书箱(54) 溥仪卖字(55) 拿破仑遗体之争(56) 康有为盗宝记(57) 忽必烈与涮羊肉(58) 金圣叹临刑出拙计(58) 成吉思汗的葬礼(60) 聂卫平小传(61) 赫鲁晓夫的墓碑(62) 乾隆盗木修圆明园(63)

• 说东道西 •

玫瑰花悬案(64) 泸定桥是怎样架设的(65) 卓别林遗体失踪案(66) 民间崇拜的祖师爷(67) “马王堆”古尸之谜(68) 核弹专家堕入情网(69) 半世

纪前的故宫盗宝案(71) 《水浒全传》为何写了一百零八将(72) 国宝今何在(73) 福尔摩斯还活着(74) 绝妙的情书(76) 数学史上的大冤案(78) 东方三大旅行记(79)

● 旅游指迷 ●

我国四大回音建筑(14) 四大历史名亭(19) 世界十二大名胜(25) 我国最大的铜佛在西藏(77) 桃花源在庐山(81) 我国名胜奇观(82) 梁山雄姿今尚在(83) 楚河汉界在哪里(84) 万园之园——圆明园(86) 八大西湖(87) 人间天池有几多(88) 十大洞天(89) 中国古代名桥(90) 览胜话名塔(92) 天安门设计者是谁(94) 世界瀑布之最(95) 我国有哪些大水帘洞(96) 天下风光谁第一(97) 招徕游客的女王宫殿(98) 世界“蜜月首都”(99) 我国历史名人墓地(100) 美国五角大楼扫描(101)

● 信息世界 ●

二十四万颗“高级人头”(103) 世界上急待攻克九大难题(104) 以华人命名的现代科技成果(105) 服饰中的新观念(106) 节约时间十法(107) 去美国“十诫”(108) 花语的奥秘(109) 广告的妙用(110) 市场竞争策略(111) 海外称“王”的华人(112) 百家姓排出新座次(113)

● 自我娱乐 ●

自我放松二十法(114) 有趣的面试(115) 考考自

己 (116) 围棋小常识 (119) 围棋死活趣题两则 (122)
谜语故事 (125) 快活林 (126)

编后记..... (131)

女 赌 王



吴仁派家人通知老二和老四，立即去他家。

“有什么事？”

家人说，有一场豪赌。

“什么人要赌？”

“有一个女客，住在我们家。”家人道，“那位女客，自己骑一匹小骡子，牵一匹大骡子。”

“那个女客要赌？”

“是的，女客要赌。”

“赌那两匹骡子？”

“不是赌那两匹骡子，那匹小骡子，是女客座骑，那匹大骡子，载着银子。”

“骡子驮银子，银子很多。”

“大爷才叫我们来请二爷和四爷去赢那女客人的银子。”

吴家老二叫吴江，老四叫吴钟，两人听到这话，四眼一亮。

“看来，”吴江道，“她是一位财神娘娘。”

吴仁住在凤阳府宿州城，他是一个大麻子。

在宿州城，无人不知“麻饼”吴仁，叫他“麻饼”，是因为他脸上麻子一颗颗，又大又圆，圆得象个饼。

吴仁在赌场极为有名，提到“麻饼”，赌徒们都会翘起大拇指：“他真行。”

他一上场，如果是赌铜货，他打“开门”，出“开

门”。打“入门”，出“入门”。左“青龙”，右“白虎”，他打“青龙”，出“青龙”。打“白虎”，出“白虎”。

他打“青龙”挂“入门”，开出的不是“青龙”便是“入门”。他打“白虎”挂“出门”，开出的不是“白虎”便是“入门”。

赌单双，打单，开单，打双，开双。两个骰子如同会变戏法。

至于麻将，翻倒赢钱，常会一连十余庄，使其三个牌友失色。

不只是吴仁，他的三个弟弟吴江、吴数金、吴钟，一样是赌技高超，四兄弟各有一份偌大家产，都是赢来的。

在赌场上，有些人紧盯着吴家兄弟赌，吴家兄弟打青龙，他也打青龙，吴家兄弟打白虎，他也打白虎。吴家兄弟打出门，他也打出门，吴家兄弟打入门，他也打入门。

吴家兄弟一直在赌场得意。

不过，有人说，今天他们得意，昨天他们也得意，明天可能大输特输，穷得象鱼腥。”

吴麻饼赌博，曾经输过，的确，有很长一阵子，他穷得象鱼腥。

二

吴麻饼兄弟四个。老二、老三、老四三人，以前都在乡下种田。

吴麻饼则在城中，陪同父母，经营小生意。

他已娶亲，有了两儿一女。

吴麻饼做生意，不只不是老手，且也不十分认真，顾客上门来，爱理不理，常遭他老爹责骂。

责骂也不听，趁着老爹不注意时，便溜出去。

老爹发现，在他回来时，自是痛斥一番，并责问：“你到哪里了？”

“和朋友见见面，”吴麻饼道，“还喝一点酒。”

他把嘴巴凑上老爹面前，果然，有点酒味。

以后多次说与朋友喝酒，老爹心中起疑，便暗中跟踪，终于发现吴麻饼并没有与朋友喝酒，而是进了宿州城最大的赌场。

“你到哪里了？”老爹查问。

“一个朋友生病，我去看看他。”

“他生病，不在家找医生来看，还去赌场？”

吴麻饼无话可说，他知道自己去赌场赌博，已经被老爹发现。

“你还不给我跪下。”老爹大声喝道。

吴家家教甚严，吴麻饼双膝跪下。

老爹拿起一根棍子，没头没脑把他痛打一顿，一打他欺骗老爹，二打他混入赌场，将来，会把家产败得光光。

这一顿打，并没有根治，吴麻饼乖乖在家做一阵生意，又偷偷去赌场赌博。

半年后，赌场老板来讨赌银，他一共借三十多两白花银子，在赌台上输给了人家。

赌场老板没有要到银子，却要到一条人命。

吴麻饼老爹一气之下，一口气回不来，气死在地。

丧事料理以后，吴麻饼受此打击，本该痛改前非，从此不再涉足赌场。未料他却如同出笼之鸟，解缰之马，更是肆无忌惮，生意也不做，整日流连赌场。

老爹在时，吴麻饼在赌场上，小赌而已，不敢大输大赢。老爹逝世，他想大赢，不只下大注，有时还做起庄来。

渐渐，输光家中所有，最后，房子也输掉，使得老母和妻子儿女，没有地方可住，不得不把她们送到乡下去交给种田的老二、老三和老四照顾。

“等着瞧，”吴麻饼向三个兄弟道，“我一个人要回宿州城苦战，把输去的银子赢回来。”

宿州城没有吴麻饼的踪影。

三

吴麻饼没有死，一年后，返回宿州。

他没有回家，笔直回到赌场。

他说，他在外面做了一年多生意，赚了不少银子，打算送给赌场上的老朋友。

“有银子，才可赌，没有银子，不许赌。”

“这是宿州赌场的老规矩，我知道，”吴麻饼从身上掏出白花花近百两银子，“不回宿州倒也罢了，既然回来，好歹有银子可输。”

吴麻饼在赌场混了一天一夜，输了五十多两银子。

“明天还来不来扳本？”

“明天带二百两银子喂你们。”

吴麻饼返回宿州，输了五十多两银子，是件大事，在宿州，一个人一次输五十两银子而不皱眉的人不多。

他说，在第二天要带二百两银子下场，使赌场的人震动，一些赌徒纷纷筹措赌本，要在第二天赢他。

第二天，宿州赌场的赌徒，出奇地多，到处是人，口袋中的银子哗哗响。

这一天赌下来，吴麻饼赢得二百多两银子，说得上是赢时三双眼，输时一摊泥，赌场中，一片唉声叹气声。

吴麻饼在宿州混了三个月，大小赌场，都有他的足迹。

白花花的银子，一齐向他滚去。

三个月后，吴麻饼又带着吴江、吴数金、吴钟三兄弟进了赌场。

“这是我三兄弟，”吴麻饼道，“他们也要下场，见识见识。”

“大爷，”以往，人家都叫他绰号麻饼，现在不同，尊他一声大爷，“你已经混得发财。喝汤、吃肉，也不肯留点骨头给我们啃一啃。”

吴麻饼微笑：“不必慌，我的银子，你们想赢，不容易。我这兄弟，功夫不高，你们可以赢一点回去。我这三兄弟，他们自己家财如何，不必我说，大家知道，如今是良田千亩，若是把田地房屋输光，没有银子付赌帐，一切由我。”

“几个月不见面，看来，大爷是教他们三位怎样来赢我们的钱，对不对？”

“当然教他们一些规矩，例如赌铜宝，共有哪四门，什么是左青龙，什么是右白虎，挂角又是什么。”

“把大爷赢去的银子，送还一些。”

“那要看你们的本事。”

这吴家四兄弟进入赌场，半年多来，纵横无敌，他们赢去大把银子，简直可以开钱庄。

四

老二吴江和老四吴钟来到老大家里，发现老三也在。

他们不约而至，赶来发财。

那位“财神娘娘”，看来，四十多岁。

老大替他们引见。

那位妇人，比他们年纪略长，她说：“你们就称我一声三娘好了。”然后，看看他们，“看来，三位都很得意，生意一定做得很好。”

“三娘，生意做得还不错，”吴江道，“三娘来到宿州，怎么不住客栈，却住到我老大家中来？”

“听说你们老大是位江湖朋友，才来这里投宿，”三娘道，“我带了一点东西，在客栈中，自己入睡，有点不放心，来到你们老大府上，安心得多。老大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三娘说得是，”吴麻饼道，“不过，晚上招待不周，请三娘原谅。”

“晚上睡得很好，我放心得多，”三娘道，“若是在外面客栈里，我还担心他们觊觎我的银子，对我下迷药。”

“三娘，”老四问，“你怕丢掉银子，共有多少银子？”

“不多，”三娘道，“一匹骡子还驮得动。”

“三娘是走江湖的人，晚上一定睡得很晚，”老三道，“在睡前，总要找一件事消遣。”

“老三这样说，好象有什么消遣之法？”

“骰子、麻将、牌九、铜宝，不知三娘好哪一种？”

“我都喜欢，不过，还是打打麻将，你们四兄弟，刚好留下一个人，侍候茶水，看看牌，如何？”

“好，我们打打麻将。”

吴麻饼不上场，他准备桌子、麻将。

“三娘，不知是何处人氏？”老三问。

“不远，山东人。”

“从什么地方来？”

“从四川，”三娘道，“去四川收了一点帐，也就是用骡子驮着的银子。”

“三娘，”老四道，“府上难道没有可使用之人，劳三娘作万里之行？”

“山东至四川，迢迢万里，途中又多歹徒暴客，派人去收取银子，别说是对银子不放心，对一条命也不放心，老身这才亲身前往四川一行。”

三娘这样说，是在说她有功夫，唯其有功夫，骡子驮的银子，才不会被人劫走。

如果有人劫过也会吃过她的苦头。

她是个江湖人，可能是故作此言，吓吓他们。

他们并不想用强硬手段夺取她的银两。

他们要在麻将桌上，把她的银子赢来。

四个人开始打麻将。

四圈打下来，老二赢十多两银子，老三和老四各赢四十多两银子。

三娘输一百两银子。

她输一百两银子眉头也不皱一下。

不过，她不再打下去。

“明天老身还要赶路，”三娘道，“今晚不能再打下去。”

“三娘，你还得捞本，把输的一百两银子捞回去。”

“牌打得太小，想捞一百两银子，并不容易。”

吴钟心中暗喜，问道：“三娘，你说，麻将打得太小，如果打得大，你还愿打？”

“对，如果打得大，输赢个三五千两银子，才不是浪费时间。”

“三娘既要打大，”吴江道，“我们一定遵从你的意见，打大。”

“老身也高兴陪各位玩玩。”

于是，牌局继续。

两圈牌下来，吴家三兄弟各输五百多两银子。

输的是筹码，但在牌局结束时，必须调换现银。

三兄弟知道今晚遇到高手。

三娘牌手之强，使吴麻饼也惊心动魄。

当抓起牌，还未打两圈过来，突听到三娘道：

“如果抓起一个五饼，便赢了。”

她一摸翻在桌上，是个五饼，倒牌赢了。

洗好牌，掷骰子，抓牌，大家才理好牌，三娘笑道：“老身这一手牌，才起来，便听张，你们小心打，这一牌，老身会赢。”

“如果抓什么会赢？”吴数金问。

“老身不会说，如果老身说出来，你们手上有这一张牌，便不会打。”

各人抓打三张牌，三娘摸起一张牌道：“这张牌如果是五条，老身便自摸赢了。”

她将那张牌翻过来，是一张五条。

她接着将手上的牌亮开来。

吴麻饼没有打牌，在看牌，他最初是看三兄弟的牌，这时他觉得三娘的牌有点怪。

她说抓五饼会赢，便抓来五饼，她说抓五条会赢，便抓来五条，看来，三娘手上那一副牌，有毛病。

吴麻饼是一个看牌人，他可看任何一个人的牌。

他甚至可以看四家之牌，不过，要守口如瓶。不能说，某人手中有有什么牌，以及什么牌可以打，什么牌不能打。

吴麻饼临到三娘做庄时，去看她的牌。

三娘打牌，与一般人不同，她抓来第一把四张牌，每张牌摸一下，看也不看，匍在桌上。

第二把四张牌，照样，摸一摸，和第一把牌共八张互相整理一下，第三把牌上手，也复如此，共十二张牌，都是摸一摸，看也没有看，东放一张，西放一张，中放一张。最后两张牌上来，她摸一摸，把牌插进去。

吴麻饼不知道她手中是一副什么牌。三娘在这时，才将所有的牌竖起来。吴麻饼一看，她手上是一二三条，四五六饼，三四五万，还有一张红中，一张发财。

她将那一二三条、四五六饼、三四五万已整理得好好的。

一起牌，便听张。

她打掉红中，等着发财。

轮打两轮牌，吴家兄弟才把牌整理好，准备来什么牌、吃什么牌，三娘却道：“这张牌，希望是发财，如果是发财，我便发财。”

牌还未到手，她是指下一张要摸的牌。牌上手，她一摸，翻过来。

没有错，三娘摸来一张发财，赢了。

吴家三兄弟，都是输家。

下一庄，还是三娘做。

吴麻饼觉得三娘的牌，没有一点毛病，她赢，是牌运。

他不再看三娘的牌，去看三兄弟的牌。

这一副牌，吴江手上有两个一万，吴数金手上有一个一万，吴钟手上有一个一万。

四个一万，都已出现，没有一万。

两圈牌打下来，三娘忽然道：“老身摸这一张牌，希望会摸一个一万，摸来一万，老身就赢了。”

她摸一张牌，摸了摸。

吴麻饼心想，这回，你绝对无法摸一张一万，四

张一万分在三个兄弟手中。

不料，三娘把牌翻开来时，是一个一万，赢了。

她一赢，其余三家均丢牌。吴麻饼急叫：“牌不要丢，有假。”

可是，他那三个兄弟已经将牌丢进牌堆里。

三娘一副牌，保留不动，她问：“你说牌有假，当是指老身这一手牌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十四张牌，头子是两个九饼，另外，一二三万，六七八条，一二三饼。

没有假。

“刚才，老二手上有两个一万，对不对？”

吴江应道：“对，我有两个一万。”

“老三有一个一万。”

“我有。”

吴数金应道。吴钟接下来道：“我也有一个一万。”

“那么，”吴仁手一指，“三娘，你那一万，哪里来。是不是身上藏得有牌。”

“老身摸来，你们都看见着，”三娘一点也不在乎，“你说你三兄弟共有四张一万，可能是你看错，他们记错，他们只有三张一万，我才能摸一张一万，不信，查一查牌，我这一副牌不动，你们翻开所有的牌看看，还有几张一万。”

四个兄弟望着三娘。三娘微笑：“吴仁，你师傅王代利没有教你这一手。”

吴麻饼一震：“三娘，你是什么人，怎知我师傅

名字？我从来未向人说过。”

“王代利是柳福的徒弟，柳福该是你的师爷，他们在淮上很有名，你是向王代利学会的赌法。老身进入宿州，便听说你大赢特赢，特来看看你是什么出身。”

“三娘，你说得对，”吴麻饼道，“当年，我输得老娘也养不活，田地房屋输光，我便到外面又拜求名师学艺，见到师傅，学会赌博赢钱。”

“你辞师之时，你师傅没有交代？”

“有，”吴麻饼道，“师傅交代，我技已可决胜，不过只可取还所失，不得奢念不休，不然会夺算折福。”

三娘点头：“他向你说过这些，老身也不见怪他，不然，他忘记师门之训。”然后道，“你见老身有一张一万，便以为老身身上夹带有牌，其实，你不知道师门的绝技，现在，你们看着，老身要一张一万。”一伸手，摸来一张一万，她又道，“老身还要摸五张一万。”

她连摸五张牌，都是一万，加上原来一张一万，共计六张一万。

“老身还要摸七张九条。”三娘一张一张摸摸，翻开后，是九条，共有七张九条。

吴家四兄弟，这时一个个呆住。

“赌场绝技很多，如钳五坐六、如阴手阳手、如隔墙撒放、如出手嵌泥，这是手法。如灌铅、铁线、磁石、蛇吞象、六面顺，这是诡谲。如老龙须、鬼推磨、凸心夹心、倒脱靴、拖枪技、凹心缺口、顶针、风车，是盒宝、钱宝门中的奇艺。至于麻将中，